

御纂七經書

第十一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康王之誥

集傳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朱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

集傳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

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

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

也。陳氏師凱曰。路門之外。卽應門內。實外朝所在也。傳言內朝。傳寫誤耳。周中分天下諸

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

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

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

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

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

以為庭實。或曰黃。

朱。若筐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

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

孔氏穎達曰。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

敢執壤地所出奠贊。

孔氏

穎達曰。諸侯享天子。其物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陳氏櫟曰。奠如奠鴈之奠。皆

再拜首至地。

孔氏穎達曰。周禮太祝辨九擗。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以致敬。

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

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孔氏安國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

言西方若使東北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卽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鄭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旣諸侯總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陳氏師凱曰皐門在外第一門建皐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雉門周禮圖作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庫門周禮圖作雉門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應門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路門。一曰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美若
克恤西土。

集解

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

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

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美若未

詳蘇氏曰美美里也文王出美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

或曰美若卽下文之厥若也美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

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集說

孔氏穎達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文王所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蘇氏軾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姜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林氏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呂氏祖謙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姜里之囚。厄莫甚焉。於此

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美若。○張氏九成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

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

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隆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集說

張氏九成曰。新王卽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閒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

泛言之於新王之時也。○朱子語類問太保稱成王獨
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
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
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
理民衆底意思。○陳氏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
流弊易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
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
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金氏履祥曰。六師謂天
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卽云振天子之職也。然
武備亦承平易弛之事。諸公旣言受命戡定之功。故於
此又特言之。張不弛其備。皇不輕其事也。○王氏充耘
曰。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當罪
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王氏樵曰。昔周公告成
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成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
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此正畢協賞罰之大
者。故召公今致告而復及此焉。張皇六師亦本畢協賞

罰之意
而言。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集傳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

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林氏之奇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集傳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

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
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
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
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
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

又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蘇氏軾曰：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不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卽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呂氏祖謙曰：是心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陳氏經曰：不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惠養之謂，咎，刑罰也。○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

也。互相發明。○陳氏櫟曰。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吳氏澄曰。不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爲務。慎刑罰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又王家。言才德之臣爲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國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於羣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羣臣爲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羣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氏云。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也。○陸氏鍵曰。明德慎罰。行于天下。則爲正道。合之維皇。則爲正理。當人心乃其合天理處。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集傳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

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土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集傳

孔氏穎達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

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林氏之奇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祖謙曰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心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屢矣此乃君臣相勅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擁衛之意亦在其中○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冲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之心之至者也○吳氏澄曰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